

政治与法律哲学经典译丛
Classic Works of Political and Legal Philosophy



马基雅维里政治著作选

[意] 尼可洛·马基雅维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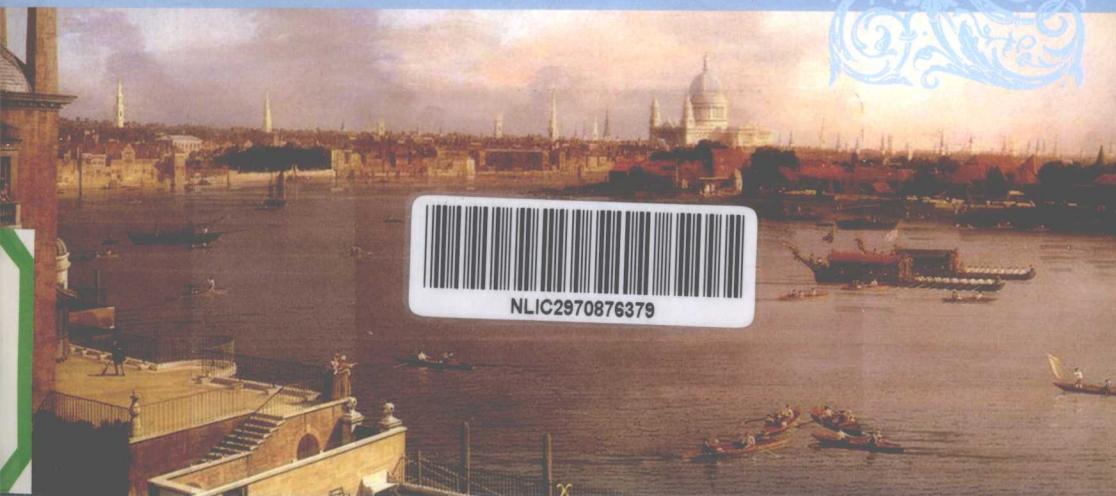
[英] 戴维·沃特顿 编

郭俊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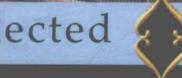
本译丛精选了学界公认的法哲学经典名著，这些著作在世界范围内滋养了无数的学人，不仅对法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NLIC2970876379



Machiavelli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Machiavelli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政治与法律哲学经典译丛
Classic Works of Political and Legal Philosophy

马基雅维里政治著作选

[意] 尼可洛·马基雅维里 (Niccolò Machiavelli) 著

[英] 戴维·沃特顿 (David Wootton) 编

郭俊义 译



NLIC2970876379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7-429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基雅维里政治著作选/(意)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N.)著;(英)沃特顿(Wootton,D.)编;郭俊义译.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
(政治与法律哲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301-22247-8

I. ①马… II. ①马… ②沃… ③郭… III. ①马基雅维里,N.
(1469—1527)-政治思想-著作 IV. ①D095.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8218 号

书 名: 马基雅维里政治著作选

著作责任者: [意]尼可洛·马基雅维里 著 [英]戴维·沃特顿 编
郭俊义 译

责任编辑: 李燕芬 周 菲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2247-8/D · 3286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 浪 微 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 la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出 版 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8.5 印张 226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 权 所 有,侵 权 必 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详 目

导论	1
延展阅读	41
致弗朗西斯科·韦托里的信	44

君主论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致尊敬的洛伦佐·梅蒂奇殿下

第一章 君主国的类型及获得方式	52
第二章 世袭君主国	52
第三章 混合君主国	53
第四章 亚历山大征服的大流士王国为什么 在其死后没有反叛他的继承人呢	61
第五章 应该如何管理生活在各自法律下的城邦和王国	64
第六章 依靠自己的军队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	65
第七章 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依靠好运而取得的君主国	68
第八章 通过邪恶行为获得权力的人	75
第九章 公民君主国	79
第十章 如何衡量君主国的国力	82

第十一章	教会君主国	84
第十二章	军队的种类和雇佣军	86
第十三章	关于外国援军、本国军队及混合型军队	91
第十四章	君主的军务责任	94
第十五章	人们——尤其是君主——何以受人赞扬或指责	96
第十六章	慷慨和吝啬	98
第十七章	残酷与仁慈,受人爱戴是否好于被人畏惧, 还是相反	100
第十八章	君主应当如何信守诺言	103
第十九章	如何避免被憎恨与被蔑视	105
第二十章	堡垒(以及君主们日常做的许多其他事情) 是否有用	113
第二十一章	为获得名声,君主应做什么	117
第二十二章	君主选用的大臣	121
第二十三章	如何避免谄媚者	122
第二十四章	意大利的君主们为何丧国	123
第二十五章	人类事物中命运的分量及怎样抗争	125
第二十六章	奉劝将意大利从蛮族人手中解放出来	127

摘自《李维史》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致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
和科西莫·鲁塞莱的问候

第一卷	136	
前言	136	
第一章	城邦的一般起源以及罗马的起源	138
第二章	共和国的不同类型以及罗马共和国的归类	141

第三章	罗马创设护民官的情势,以及制度的完美发展	146
第四章	平民和元老院的紧张关系使共和国自由而强大	147
第五章	自由的最可靠保护者应托付给平民抑或权贵; 以及夺权者抑或维权者哪个最可能骚乱	149
第六章	罗马能否建立一个阻止平民和元老院冲突的制度	151
第七章	共和国若要维持自由,控诉权的必要性	155
第八章	诽谤对共和国多么有害,控诉权对它多么有益	158
第九章	为新共和国创建新制度,或彻底改造旧法律以变革 旧共和国,有必要大权独揽	161
第十章	共和国和王国的创建者值得赞美,犹如 专制创立者应受鄙视	163
第十一章	罗马人的宗教	167
第十二章	重视宗教的重要性,以及意大利因罗马教会 剥夺信仰而导致毁灭	170
第十三章	罗马人如何应用宗教重建城邦,建功立业, 制止内乱	172
第十六章	习惯于君主统治的民族,如果偶然获得了自由, 也很难保有它	174
第十七章	腐败的人民获得自由后,也极难保有他们的自由	177
第十八章	在一个腐败但自由的城市中维护政治自由的方式; 以及在一个腐败且不自由的城市如何确立它	179
第二十一章	那些没有自己军队的君主和共和国应受多大 的指责	183
第二十六章	新君主务必使其控制的城邦和区域面目一新	184
第二十七章	人们难以知晓如何运用大善或大恶	185
第二十九章	人民抑或君主,哪一个更加忘恩负义	186
第三十二章	共和国和君主不应在危急之时才善待臣民	189

第三十四章 独裁官的权力对罗马共和国有益无害;以及违背公民意愿从他们手中攫取权力,而非他们自由投票让出的权力,对政治自由极为有害	190
第四十二章 人们是多么易于腐败	193
第四十三章 那些为自己荣誉而战的人是优秀而忠诚的士兵	193
第四十六章 人们的野心不断膨胀;起初仅为自保,后来则要侵害别人	194
第四十九章 那些创建之初是自由的城邦,像罗马那样,难以找到维护自由的法律;处于奴役之下的城邦要制定维护权利的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	195
第五十章 单个委员会或官员不应使城邦的管理停滞不前	198
第五十三章 平民时常被利益的假象所骗而自取灭亡;以及强烈的希望和由衷的许诺易于造成这种结局	199
第五十四章 德高望重之人抑制群情激奋的民众的能力	202
第五十五章 民众尚未腐败的城邦易于管理;社会平等的地方,难以建立君主国;以及不平等的地方,难以建立共和国	203
第五十八章 民众比君主更明智、更忠诚	207
第二卷	212
前言	212
第一章 罗马建立帝国,主要是因德行还是好运	215
第二章 罗马与之交战的民族,以及他们保卫自由的坚定意志	219
第三章 罗马城的伟大是依靠毁灭周边的城市,允许外邦人轻易地享用它的恩典	225
第十五章 弱国总是难下决断,以及决断迟缓总有危险	226

第十六章	我们时代的士兵不符合古代的水准	229
第十九章	获得新地盘的共和国,除非拥有良好的法律 及罗马人的德行,否则只会给自己 带来更多的伤害而不是伟大	232
第二十章	君主或共和国利用援军或雇佣军所遭受的危险	236
第二十七章	明君和共和国应满足于胜利;因为那些 贪得无厌的人通常会失败	238
第二十九章	命运不想让人们阻挠她的计划时, 就会遮蔽他们的心智	241
第三卷		244
第一章	政治党派、宗教团体以及共和国若想长久生存, 就必须经常恢复其创立时的基本原则	244
第三章	如果要保护新获得的自由,就有必要 杀死布鲁图斯的儿子	249
第七章	奴役取代自由或自由取代奴役的变革, 缘何有些没有流血,有些却血雨腥风	250
第八章	若想推翻一个共和国,就应顾及它的居民	251
第九章	若想总有好运,就应因时制宜	254
第二十二章	曼利乌斯·托克图斯的严厉和瓦勒利乌斯· 科维努斯的温和,为他们赢得了同样的荣誉	256
第二十九章	君主应对其臣民的过失负责	260
第三十章	想用自己的权威为共和国造福的公民,首先要消除 嫉妒心;以及当敌人来犯时,应组织好城市防务	262
第三十一章	强大的共和国和杰出的人,都应持有同样的观点, 即无论发生什么,绝不应丧失其尊严	265
第三十四章	人民支持某个公民时,传闻、言辞和民意 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人民在任命政府官员时,	

是否比君主更英明	268
第四十一章 保卫祖国应不计荣辱,不择手段	272
第四十三章 特定地域的人群,其相同的天性历经 数百年而几乎不变	273
索引	275

导 论

11

吊坠刑(strappado)作为一种酷刑,简单而有效。囚徒们被反背着双手捆着,拴手腕的绳子绕过滑轮或横梁把囚徒拉上高空。这种痛苦与折磨不言而喻,特别是当犯人悬在空中连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更恐怖的是,犯人会不时地被突然从空中坠下几尺后绳子又突然拉紧,这种情况下,犯人的肩膀很可能被绳子拉伤甚至脱臼,那种钻心的疼痛很难想象。

16世纪的大部分国家,在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时,酷刑的使用是合法的。马基雅维里就知道里面的情况,因为在1513年2月12日他被请进了当局。事情的起因是他的两个亲戚因为阴谋推翻由梅蒂奇家族控制的佛罗伦萨新政府而被捕,在他们身上搜到了一份名单,马基雅维里就是其中之一。他可能在被捕不久就遭到了残酷的逼供——他听到其余罪犯凄惨的叫声和他们在等待降落时大声地喊叫“太高了!太高了!”因为刑讯者并不想施加持续的伤害,并且计算骤然降落的次数也是不容易的。假设他在逼供下坦白了——或者承认了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他将像他的两个亲戚一样被处死(他们中的一个,像马基雅维里一样,喜欢古代罗马:

他企求牧师把脑子里的布鲁图斯驱除出去,以便他像一个基督徒一样死去)。马基雅维里虽经六次骤停和长达六天的悬挂,但他不为所屈,力辩无辜。刑讯者对他的折磨也比平常长了点(通常一般是四次骤停),可能是因为他们被告知他是有罪的,或者是他的小而明亮的眼神激起了他们更惨烈的折磨。在给他的朋友佛罗伦萨驻罗马的大使弗朗西斯科·韦托里的信的末尾,他自豪于自己的抵抗力。^①

他有罪吗?我们不知道。逼供者也不能断定他是无辜的。16世纪意大利的法官了解的是有罪和无罪的程度。例如,一个人可能因嫌疑而被判为有罪。^②马基雅维里就是这样被关进了监狱。他写了一首诗给曾经的朋友朱利亚诺·德·梅蒂奇,以尽可能保持尊严的语气要求他施以援助。他以前的朋友们也在积极行动,希望能够把他解救出来。幸运的是,朱利亚诺的哥哥乔万尼·德·梅蒂奇,被选为教皇,取名为利奥五世。在3月12日,马基雅维里和其他所有囚犯都被释放了。监狱的大门打开了,以便于让这些最不幸的人们能够参与到公共庆祝的队伍中来。但他仍被限定在佛罗伦萨地区,因为他仍旧被怀疑。

了解佛罗伦萨的领域范围——以佛罗伦萨为核心的周围25英里(40千米)——后,你就会对马基雅维里的受限区域有一个粗略印象。从这个城市乘车不用一天,你就会到达城市边缘。16世纪的意大利分成几个独立的国家(states),它们之间是复杂而多变的敌人与盟友的关系。佛罗伦萨以南40英里的地方是自治城市

^① Roberto Ridolfi, *The Life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trans. C. Gray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133-88; Sebastian de Grazia, *Machiavelli in Hel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32-40; C. H. Clough, *Machiavelli Researches* (Naples: *Publicazioni della Sezione romanza dell'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67), 33.

^② John H. Langbein, *Torture and the Law of Proo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锡耶纳(Siena)，向北50英里是教皇城市博洛尼亚(Bologna)，西边的比萨更近些，它控制着佛罗伦萨沿阿尔诺河到大海的商路，它曾经是自治的，但现在处于佛罗伦萨人的控制之下(从1509年开始，主要应归功于马基雅维里)。因而，三个或四个可能的敌对国家能在几天内将军队部署在佛罗伦萨城外。在这种情况下，外交人员必须高度警惕。所以，政府及军队的顾问们永远不知明天会面临怎样的危机。

从监狱里出来后，马基雅维里返回了他的农庄。他依然能够看到7英里外的佛罗伦萨教堂的穹顶(布鲁内莱斯基于1420年设计的)，但城市本身的规模不大(约有7万名居民)，且囿于中世纪的城墙之内。农村与城市界线分明，马基雅维里沉湎于这穷乡僻壤的生活中。在那儿，他晚上读他最喜欢的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李维的，并且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穿着托加袍的罗马人。这并非难以想象，因为16世纪的农村生活与2000年前的生活相比并非截然不同。锤子、锯子、钉子、犁以及镰刀都与罗马时的原型基本相符。

当然亦有一些重大的改变，基督教已经成为意大利的官方宗教达1200年了，尽管马基雅维里对之缺乏信任——他的朋友们会因他无信仰而取笑他，他也会拿他不去教堂开玩笑。^③ 印刷体书籍的发明大概于1440年左右，但在马基雅维里年轻时，印刷革命的影响才刚刚开始。^④ 他拥有书的数量可能很少，因为它们还很昂贵。因此，他要很费力地把自己所用的长卷书籍抄录出来，例如，卢克莱修(Lucretius)的著名的无神论著作《物性论》(De rerum na-

^③ E. g., Vettori to Machiavelli, 23 November 1513; Machiavelli to Vettori, 19 December 1513; Francesco Guicciardini to Machiavelli, 17 May 1521: Niccolò Machiavelli, *Leterre*, ed. F. Gaeta(Milan: Feltrinelli, 1961)[*Opere*, vol. 6], 298, 308-309, 401-402.

^④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tura)整卷本。^⑤此时,战争中已开始使用枪炮,虽然马基雅维里认为火药的军事重要性被高估了。据说,1512年的拉韦纳(Ravenna)战役是首次其结果由火炮决定的战役。^⑥在1492年,哥伦布已发现了新大陆,马基雅维里也把他在政治学上的发现比作是一块新大陆。

马基雅维里认为,他本人所在的城市国家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市国家之间的种种差异中,最为重要的是宗教的差异,但比差异更重要的是两者的相似性。他对古代的这种强烈意识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在艺术、法律、哲学和医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最为引人注目的进步都立基于这样的原则:效法古人,重新发现被遗失的技能和被遗忘的思维方式。马基雅维里在写作时,这种行为仍在继续。例如,塔西陀(Tacitus)的《编年史》首次出版就是在1515年。马基雅维里在《论李维的前十年》中所参考的波利比奥斯(Polybius)的理论,通常只对很少几个懂希腊文的学者有用。马基雅维里不懂,因此他必须弄到手抄本的翻译和听希腊学者讲解关于波利比奥斯的观点。^⑦因为马基雅维里的进步与古典学识息息相关,也因为重新发现的东西总是被人信任的,所以,马基雅维里把他在研究政治学中所遵循的路径,像他称呼它们的那样是效仿“我的罗马”就很自然了。

1513年,马基雅维里44岁。在1469年到1498年之间,我们几乎没有他的任何资料,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律师(“我

^⑤ S. Bertelli, "Noterelle Machiavelliane,"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73 (1961), 544-553. 马基雅维里生前曾出版过一部娱乐性的剧本《曼陀罗》和一首诗《十年》(the Decennale primo)。但他仅在一本书中展示了他的专业技能:《战争的艺术》(1521)。他的《君主论》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着,在他死后才出版。

^⑥ Carlo M. Cipolla, *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0), 38.

^⑦ Arnaldo Momigliano, "Polybius' Reappearance in Western Europe," (1973) in his *Sest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e del mondo antico* (2 vols., Rome: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80), 103-123, at 114-115.

在赤贫中诞生”),但他尽力让自己的儿子接受了体面的教育。马基雅维里的父亲可能是私生子(illegitimate),这可能是马基雅维里从没有资格凭自身的本事参与佛罗伦萨政治的原因。^⑧他始终是一个雇员,从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家。1498年,由主张改良的修道士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所鼓动的一个激进的、差不多是民主的政权被推翻,萨伏那洛拉本人被处死后,政府官员遭到了清洗,马基雅维里的名字却以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第二国务厅的长官(chancellor)突然出现在册。可见,他的起点便是高级官僚。同一年,他被选为战时十人委员会核心委员的秘书,这意味着他有更多的机会处理军队物资的采购和后勤的工作。

作为文官,他最重要的成就是1505年至1506年间国民军的建制,这一支由佛罗伦萨人应征入伍组建的军队代替了或至少补充了佛罗伦萨(像意大利的其他国家一样)传统上对雇佣兵的依赖。同时,马基雅维里经常参与外交行动。为此,他走访了整个意大利,四次去法国,一次去座落在奥地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宫廷。

由于其工作经历,马基雅维里是以职业的视角来看待政治的。他的工作是预测战争、保护联盟、准备防御、征集税款。战争从没消停过。^⑨1494年,米兰的统治者鲁多维戈·斯福尔札(Ludovico Sforza)邀请法国为盟友入侵意大利。法国军队以破竹之势向前推进(马基雅维里引用了一句著名的格言:他们用一支粉笔就征服了意大利。粉笔是军需官发给士兵标志子弹的),他们也发现征服意大利的时机已经成熟,也会有丰富的战利品。意大利城市国家很

^⑧ Nicolai Rubinstein, “Machiavelli and the World of Florentine Politics,” in *Studies on Machiavelli*, ed. M. P. Gilmore (Florence: Sansoni, 1972), 5-28, at 7. 然而,Ridolfi没有发现有说服力的证据; *Life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257, n.4.

^⑨ 1526年1月3日,马基雅维里给圭恰蒂尼写信说:“在我的记忆中,毫无例外的是,战争要么开打要么被谈论……”*Opere*, 6:451; 关于译著,参见马基雅维里, *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ed. and trans. Allan Gilbert (3 vols.,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5), 2:991.

小,其资源无法与地域广大的法国、西班牙以及帝国相匹敌,而且意大利的雇佣兵已被瑞士的雇佣军轻易地击败。正因此,马基雅维里的余生,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接一个的外国入侵中度过的,意大利国家也在为寻找强大的外国盟友而竞争,其花招就是做侵略者的同盟,而不是他的受害人。

如果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国家的军事防御是脆弱的,那么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自夸的那样,意大利政府比北部邻邦有更多的政治技巧。因为一百多年来,五个意大利的国家(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罗马、威尼斯)都在为争夺主导权而打得不可开交。他们已习惯于分分合合的盟友关系,而且为了及时了解对方最新动态而在对方中心城市设立常驻大使(如马基雅维里的朋友韦托里)。从这些人的信件中,我们可以探寻马基雅维里所训练的职业化政治技能的进展,最终它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道德价值。大约 1490 年,威尼斯驻罗马大使阿莫洛·巴巴罗(Ermolao Barbaro)写了一本以自己的职业外交为例的小册子。“大使的首要职责,”他说,“与政府的其他任何官员完全一样,即,什么对保全和壮大自己的国家最有利,就去做、说、建议和思考什么。”^⑩马基雅维里穷尽十四年的时间忠诚地服务于佛罗伦萨政府,其所考虑的仅仅是权力,从没有或几乎没有想到道义(principle)。

在 1494 年至 1512 年间,佛罗伦萨政府由一个 3000 公民组成的大议会(Great Council)所控制(大约占成人男性公民的 20%),他们任期终身,并预计传给子孙。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们对政权的社会根基心生怨恨,因此解散了平民派(popolani)中的多数议会成员。尽管有此敌意,但在 1499 年后,当管理日常业务的城市核心委员会的职位是经由多数人选举的程序才能获得重要角色时,中

^⑩ 转引自 Garrett Mattingly, *Renaissance Diplomacy*[1955]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5), 111。

间阶层和贫苦公民逐渐获得了对政府的控制权。这些委员会成员经常更换,因而逐渐增添了一些没有经验的成员。在 1502 年,他们决定选举皮耶罗·索德里尼做终身旗手(gonfaloniere)以保证政府的延续性。一开始,旗手的权力及角色就不明朗,但平民派(popolani)从他的任命中获得的比权势阶层要多。

在政治上,索德里尼相信与法国联盟的政策,但在 1512 年法国却没能保护佛罗伦萨免于教皇(即,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和西班牙人(他们占有了那不勒斯王国)的攻击。普拉托战役的失败,导致原先统治佛罗伦萨的索德里尼被驱逐,梅蒂奇家族重返共和国(city)。当然从 1434 年到 1494 年,梅蒂奇家族就并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普通公民,他们实际上掌控着政权。1512 年 9 月初,在梅蒂奇的支持者中产生了关于政制改革的广泛争论。9 月 17 日,梅蒂奇家族的支持者巴利亚(Balia)通过政变攫取了应付紧急事变的权力,从而剥夺了大委员会的权力。正是由于反对新政权,已经在 11 月被释放的马基雅维里,又被怀疑犯有通敌罪(conspiring)。在 1513 年 8 月,教皇的侄子洛伦佐·德·梅蒂奇进驻并控制了佛罗伦萨,留下他的叔叔朱利亚诺在罗马。11 月 22 日,巴利亚(Balia)同意今后事情的决定权应由一个七十人委员会来决定,然而他仍旧把应付紧急事变的权力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样,佛罗伦萨政府名义上是由一个组织严密的寡头集团统治着,事实上仍处于洛伦佐·德·梅蒂奇家族的掌控之下。几天后,马基雅维里向其好友韦托里呈现了他的小册子《君主论》的初稿。

我想对阅读《君主论》的读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由于马基雅维里从 1498 年到 1512 年都在担任公职,那他带有什么样的预设来研究政治呢?显而易见,《君主论》的大部分都是在描述马基雅维里的个人经历(例如,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恺撒·博尔吉亚的会晤,他曾于 1499 年到 1501 年间征服罗马涅(Romagna),并

威胁要入侵佛罗伦萨),而且该文主题在写于 1506 年的被称为《任性》(the Caprices)的书信中就已经显露出来^⑪,尤其是,《君主论》着重强调了对统治者来说建立国民军的必要性,而组建国民军是马基雅维里做文官时重要的个人成就。

然而,最近几年,尤其是从 Carlo Dionisotti 首次发表于 1967 年的一篇重要论文引起关注开始,在学者中关于如何阐释马基雅维里在担任公职的那几年里的政治学产生了相当多的分歧。^⑫ Dionisotti 指出,一些当代学者把马基雅维里看做是索德里尼的代理人,并担心索德里尼在政变时期会利用国民军而把权力集中于自己之手。这种说法没有考虑到国民军的两个特征:国民军招募的成员来自农村,而非佛罗伦萨市(即他不是一支市民的军队而是一支臣民的军队)^⑬;而且唐·麦克勒托(Don Micheletto)掌控着它,他是一位极为心狠手辣的职业士兵、恺撒·博尔吉亚以前的心腹、绞死刑的专家。从《李维史》中,我们得知马基雅维里后来觉得索德里尼应利用非法手段牢牢地控制住权力,并重创梅蒂奇家族的支持者。^⑭这样,可以认为在索德里尼没有实现马基雅维里的目标的前几年一个独裁政权已经确立。如果采纳这一观点,那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仅仅是建议梅蒂奇家族去做他以前想让索德里尼

^⑪ 马基雅维里, *Chief Works*, 2:895-897。这封信曾被认为写给刚下台的索德里尼,但现在被认为写于早于 1506 年,其并不是写给索德里尼而是给他的侄子的,Giovan Battista; R. Ridolfi and P. Ghiglieri, "I ghiribizzi al Soderni," *la biblifilia* 72(1970), 53-74; M. Martelli, "I ghiribizzi" a Giovan Battista Soderini," *Rinascimento* 9(1969), 147-180.

^⑫ Carlo Dionisotti, "Machiavelli, Cesare Borgia e don Micheletto" [1967], in his *Machiavellerie* (Turin: Einaudi, 1980), 3-59. 参见 Roslyn Pesman Cooper, "Machiavelli, Francesco Soderini and Don Michelotto," *Nuova rivista storica* 66(1982), 342-357, and Robert Black, "Machiavelli, Servant of the Florentine," in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 ed. G. Bock, Q. Skinner, and M. Virol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1-99.

^⑬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ed. by P. Paret(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31.

^⑭ Discourse, bk. 3, ch. 3.